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防一覽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韓淮

河防一覽卷六

明 潘季馴 輯

宋歐陽修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

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二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

東城上為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客寄寓皆三代為政之瀘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

是役也隄爲大故余記其大者詳焉

閱此則知淮漲於泗自古爲然又何咎於高堰也

賈魯河記

元至正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筴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

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及是復以一策對脫脫韙其後策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秃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

朊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
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
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
遵曰朊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議定乃
薦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
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
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有萬人廬州等戍十有
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禀節度

便益興繕是月二十三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隄成河乃復故道南滙于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荅剌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為河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

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

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刱築修築補築之名有治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舡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

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界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强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里繼自黄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以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筭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匀停也南白茅至劉莊

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
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
尺專固至黄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
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黄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
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
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減水河口生地長
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
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賛店長八十二里五

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壂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
里壂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壂廣
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賛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壂生
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
丈四尺其塞專固鈌口修隄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
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剏築河
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
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樁橛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

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齧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樁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葦草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竒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培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

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
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樁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
步於是隄塞黄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
里百三十八步其修大隄剌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
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剌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
步内剏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
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
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東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

十步頗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檾大繂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槖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

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與衆合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為腰索健丁操管心索順埽以立踏或掛之臺中鐵貓大橛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覆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揺日力不足夜以繼之積累既畢復

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之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樁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樁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厠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𩏶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

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樁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樁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黄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强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

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樁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堤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剌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堤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

通高七丈并𦁊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剌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剌水大隄西抵西剌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黄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内𦁊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已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剌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

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舡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舡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硾之水中又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橛上

每絙或硾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舡腹畧鋪散草滿
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
二重或三重又於隄前通卷攔頭埽各一道多者或
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硾後攔頭埽之
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硾前攔頭埽之前後先
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
石白蘭土斗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
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

舡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塲圃之具曰轆軸者皃石立木如比櫛𮡸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横木貫其後又皃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横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簰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

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剌店缕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

物之凡樁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十艘絙索大小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舡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貓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硾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夯楷扶樁鐵叉鐵弔枝麻搭火

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舡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濵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

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
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
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
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
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
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云
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
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

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循狃於晏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故今具録玄所記庶來者得以詳焉

閲此則見魯之治河亦是修復故道黄河自此不復

北徙蓋天假此人爲我國家開創運道完固鳳泗祖
陵風氣豈偶然哉

都御史于湛題名記略

或謂海運由浙西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
功倍丘文莊衍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
運之勞而欲舉文莊之策子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
侈諸臣之功示諸久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俑於秦
效尤於元祖宗巳棄之策三代以前未開也文莊計

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為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暴之所忍於吾民也柰何君人而忍於百姓哉河運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為家又奚恤哉

此說海運之害最為明悉故錄之

太常卿佘毅中全河說

洪惟我國家定鼎北燕轉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袪其害而復資其利故較之往代為最難然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較之往代亦最利邇歲以來委寄靡專論議滋起於是有以決口為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為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沙停漕

淤雖有旁決將安用之無論沮洳難舟田廬咸沼也是索途于冥者也又有以縷堤為足恃而疑遥堤之無益者不知河挾萬流湍激異甚堤近則逼迫難容堤遠則容蓄寛廣謂縷不如遥是貯斛于盂者也又有謂海口淺墊須别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容二瀆乃二瀆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瀆仍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開豈能幾舊口萬分之一别鑿之説是穿咽于脅者也又有謂高堰築則泗

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堰築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患而訾堰工是求前于却者也它如絶流而挑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泖以灌漑龔虚舊之談而懵時宜之竅者紛紛藉藉載道盈廷至于釣奇之士則又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于是有泇膠睢三河之說焉不知既治河而又别治漕是以財委壑也又有興復海運之說焉不知歲用民賦而又歲用民命是以民委壑也嗟嗟謀室于路則三年

靡成回車于岐則千里坐失又何惑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為魚耶然諸為前議者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之不達于水可攻水之理耳蓋黄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今太子少保潘公屢膺河寄洞炤委原才諝精誠並稱絕世爰偕故右都御史江公決筴上請事悉具兩河經畧疏中大都盡塞諸決則水力合矣寛築堤坊則衝決

杜矣多設減壩則遥堤固矣并堤歸仁則黄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淮不東注矣堤柳浦繕西橋則河不南浸矣修寳應之隄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告竣以來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涯畛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舳艫若履枕席轉徙子遺復歸南畝蓋借水攻沙之效已較然顯白矣若

謂水馴于分湧于合恐其合而湧也則堤址既遥而奔騰可恣是寓分于合矣若謂胡不用濬而純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水合而河自深是藏濬于築矣若謂胡不使黄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即大闢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深是用淮于河矣若謂河決為天數不可以人力強塞故曰故道難復也然既塞之後河即安瀾是全天于人矣若謂胡不創開一渠而拘拘膠柱為

也則二百年地紀之故道天儲之懿規本無庸創而自今復之是兼創于守矣若謂閘壩之復行旅稍滯然河渠既奠而行旅益通何使如之是含速于滯矣記禮者謂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治河之事良亦類此是故排河淮非難而排天下之異議難合河淮非難而合天下之人情難史遷氏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則曰甚哉人情之為利害也故今日之功非當事大臣曁余等諸臣之功皆聖明之功也蓋知河

固難而知知河之人尤難知知河之人固難而任知河之人尤難語曰千夫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使非聖明之併合河漕而事權歸一也其何能功縶騏驥之足則難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則難望其必敵使非聖明之寛假便宜而不從中制也其何能功蜚蝗蔽天則農稷不能善稼奔駟曳轍則王造亦廢馳驅使非聖明之不惑浮言而私撓必黜也其何能功千仞而坡則牧豎陵

其阜數尺而峭則樓季不敢踰使非聖明之嚴懲墮
窳而凛莫可干也其何能功空柯無刃則公輸不能
以斲虛鵠乏粒則易牙不能以炊使非聖明之破格
折帑而大賚不恡也其何能功張鵠以行賞然後人
罔不射計程以齊足然後人罔不奔使非聖明之綜
覈明允而微勞必録也其何能功昔晉富平津河橋
之成武帝謂杜預曰非卿此橋不立預曰非陛下聖
明不成今日之功良亦類此噐乎部疏有云其本在

明良之相遇其機在賞罰之必行真識體之論哉後之治河者其尚仰體君相任人圖治之心俯誓河臣嘔心腐舌之意相與踵而行之期于勿壞勿以事既即安而玩愒勿以功非已出而更張如周郊之有陳畢終始協心如漢法之有蕭曹寧一作頌如此則漕河之允翕當與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祚同垂罔極也斯豈非國家甚盛隆事哉斯豈非國家甚盛隆事哉余謹不嫌侈大贅筆于簡作左契焉

此篇獨悉順治之法故錄之

隆慶六年工部覆止泇河疏

題為河道工完水消懇乞聖明申飭總理憲臣及時計處經久長策以裨新運以免後艱事該左給事中雒遵題據山東分守叅政等官劉孝等呈據兖州府知府等官朱泰等勘得自馬家橋微山赤山吕孟等湖起葛墟嶺下止一段計水面長三十里該挑口濶三十丈底濶七丈除水挑深一丈八尺與馬家橋河底

相平且本河水來自薛河上下及東山一帶山水五六月水發之時勢甚漲漫縱築土堤不免衝決工程最難葛墟嶺頂起至曹兒莊天齊廟止一段計長二十里該挑深六丈一尺五丈二三尺不等方與馬家橋河底相平岸既高峻若非斜坡恐致傾墜凡鑿深一尺必須兩岸各開二尺斜作土磴以便人夫上下連底占河身七丈共該挑口濶三十一丈隨經委官部領人夫七百二十名於嶺頂開鑿一工自隆慶五

年十月十八日興工長十丈闊雖八丈除兩頭斜坡實止濶三丈五尺四丈不等至十一月十七日止計二十九日用過人夫二萬八百八十工工食銀六百兩僅挑前工上有黑土四尺下多砂石二三尺不等層靠又係礓土以下紅砂石層層厚一二尺不等鍬钁難施俱用鐵鍬石木等錘開鑿深淺不等深處二丈五六尺淺處二丈二三尺以下砂礓硼石愈加堅硬內有東西兩工泉水湧沸急流有聲戽水之工更

多前項工程以下再挑二倍方與水平相等較之先做一分尤為加倍一則高下出土之難二則晝夜徹水之苦實難開鑿自十二日至十六日止計五日库水方纔見底及至動手天又將晚經過一夜水積尺餘無計可施自嶺頂東南至天齊廟沿路又挑四工長濶各一丈掘至二三尺下俱是礓石泉水湧出隨徹隨盈十夫做工十夫徹水尚不能勝再掘尺餘礓石愈大泉水愈多據此二十里岡嶺若强欲開鑿其

貲費不可以數筭也又嶺下西路自利國驛起由郝
家莊中心溝至曹兒莊止計一段長三十八里地勢
雖少早窪但郝家莊後一帶兩邊近山掘試俱係連
根青石尤難開鑿無容更議曹兒莊起由大房嶺至
棗兒莊小房嶺止一段計長一十八里原無河形該
挑深三丈八九尺不等口濶三十丈在于天齊廟前
挑試一工長濶一丈挑至二尺以下即有礓石大者
如升斗小者如鷄卵層疊堅硬不能用鍬惟钁可施

一钁不能竟寸石内泉水湧出終日徹打難盡夫役開鑿愈甚艱難大房嶺前微有窪水棗兒莊見有小溪濶一二丈水深六七寸不等中間挑試四工礓石泉水難鑿同前又據鄉民郭相等同稱伏秋天雨山水泛漲平地成湖冬春露地始見河形小房嶺起至萬家莊彭河頓家莊止一段計長一十八里見有河形口濶四五丈深一二尺尚該挑深二丈二三尺不等濶一十二丈不等自萬家莊挑試一工長濶一丈

掘至二尺下俱是礓石用钁開掘僅入半寸兼之泉水湧發徹取不及掘石水中極爲費力彭河口以下挑試二十工二三尺之下掘石徹水工力艱苦較前尤甚頓家莊起至侯家灣止一段計長二十五里河闊七丈水深二尺六七寸不等該挑深二丈八九尺不等在於頓家莊以下挑試七工空至二三尺俱是砂礓硼石钁不能入俱難用工等因該各道先後叅勘得湖嶺浩廣計開鑿之功何止於十年水石堅深

筭用工之夫終疲乎三省工費不貲竟難就緒等因又據徐州兵備等官副使馮敏功等呈據淮安府知府等官陳文燭等勘得山東地方侯家灣起至岔河口止一段計長四里零六十丈水深一二尺不等內二里一百四十丈石露水面一里零一百丈有浮沙下俱平底大石隨委官於隆慶五年十月十九日領夫一千名在於彼處興工河底有石走砂引水難以用工先開月河一道改水流行隨於原河有石處丈

量一段長十三丈濶十丈打壩斷流分為六工每官各做長二丈二尺濶十丈各將工内撼動大小浮石盡行扛擡兩岸河底俱係過河青板大石又取石匠四十五名各用鐵鏨油錘打鑿數日僅及寸工至十一月十三日止計二十四日共用過夫匠二萬五千八十工銀六百九十七兩時日既久工力徒施委難開鑿又勘得岔河口起至楊家林止一段計長一里零七十四丈有露面大石數處自楊家林起至李家

道口止一段計長七十九丈雖探砂石相兼李家道口起至良城橋止一段計長一百七十六丈偏河俱係露面大石於橋東岸挑試一工長濶各一丈深八尺下係大石又於橋西岸挑試一工長濶各一丈深九尺下亦係大石良城橋起至馬蹄灣溝口止一段計長一里零一百一十丈挑試一工長四丈深濶一丈底有走砂難以深入溝口起至水靜溝止一段計長一里零三十八丈内有截河大石寬廣深厚餘俱

砂礓於截石兩旁挑試二工土下二尺俱見大石又
共挑試一工長十五丈濶二丈深一丈錐探底有大
石水靜溝至泇口橋止一段計長九里零五十八丈
俱係泥土挑試一工長四丈濶二丈深一丈底有走
砂隨挑隨陷再若加深岸必傾覆且據鄉民胡覲等
禀稱每年夏秋各山水勢驟發高至數丈居民房屋
常被衝蕩且兩岸地勢高阜既不可張水門又不可
開水櫃諸水會集難以防禦傷船之害勢所不免實

難開鑿又自洳口橋起至譚家園止一段計長三里零九十丈河形見濶一十四丈水深七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四尺自譚家園起至王史舖止一段計長十二里河形見濶十四丈水深四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四尺王史舖起至瓦子埠止一段計長十里河形見濶十二丈水深五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三尺瓦子埠起至齊家莊止一段計長二十里河形見濶十四丈水深四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二尺以上河

身土砂相兼雖可挑濬但譚家園下有營河一道內多滚砂每遇山水泛漲乘水擁至易於淤塞又有成字河一道夏秋奔流易於衝射終為河患又齊家莊起穿蛤䗗土巨連汪等湖至杲家口止一段長六十五里湖心原係積水舊汪其餘皆係淹浸民地水深五六尺不等較測水平比之上源河底尚高一丈三四尺北有蒙陰營河泇口成子河諸水瀰漫浩蕩非築隄不可成漕灘窪不平非挑濬不能通運然挑河

於巨浸必不能固須下樁捲埽且取土於數里之外況沂河之水每遇陡發衝射甚猛今欲築隄横截恐亦難捍又杲家口起至直河口止計長二十一里零四十五丈中間周湖柳湖水勢相聯渺無涯岸然深處止四五尺比之上源河底上高一丈二三尺必須更加挑深方可通運今湖坡之内蕩然一壑水將安徹又須多用樁草高築隄防今四面皆水無從取土雖議用小船裝載亦覺道路艱遠難計工程況泇河

出直河口復歸黄河則平昔險溜處所尚未盡避或遇黄河暴發則直河出口之際難保不淤是又不能無慮也等因該各道先後參看得前項工程築鑿之費既已不貲而衝溺之虞有難預料雖耗公家之巨萬難收運道之全功等因通呈到臣臣與催運御史張憲翔勘議得微山赤山吕孟等湖各官同稱水中難以築隄臣獨謂勢不甚難使鑿葛墟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波則其堤尚可築也但其工不得

施於葛墟嶺未開之先泇口鎮至齊家庄一帶見有河形水亦可舟工夫省力莫此為最蛤鰻周柳等湖雖滙水汪濊倘濬導下流瀦水亦能漸去使無葛墟嶺侯家灣良城山假以年歲不惜貲費濬河築堤以通漕艘雖不能盡脫宿遷以下黄河之害將不可避徐吕二洪之險哉無奈葛墟嶺高出河底六丈有餘開鑿至二丈以下未及其半下即有硼石水泉湧出有聲侯家灣良城等處雖有河形流水水底俱有過

河板石兩岸又多露石参差石在水中既不能火煆又不得鎚鑿其勢必不可成功縱成功亦不可通漕昔先漢時人有上書欲通襃斜道及漕事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襃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時張卬拜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襃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至今論者不韙侯家灣良城一帶伏石根盤不斷脉串二洪縱令河形再深丈餘亦水湍石也葛墟

嶺設使可開舟運於六丈之下人㪅於六丈之上勢豈可漕耶且葛墟嶺繋防南北通衢去徐州洪僅七十里前人鑿洪之時諒必經歷此嶺諦較難易豈肯舍此易開之嶺而苦鑿難開之洪哉故諺有之曰寧鑿二洪不開一嶺此言雖俚可稽實難又恐蛤鰻周柳諸湖築堤水中工費無筭然葛墟嶺侯家灣良城一帶上源山石既不能開鑿湖中築堤豈能道運况運道借用黄河已經百數十餘年見今復安故道時

加修防可保無虞漕規一加整頓運船亦自益能如
期過洪入閘其機甚易又何必過費苦役以復開泇
河哉再惟該部請開泇口河渠者思遠避河洪固為
保運之謀也臣愚請止開泇口河渠者恐枉費財力
功緒難成不敢取誤國之罪也但該部得於所聞臣
愚本於所見又親嘗歷試尤為的確伏乞敕下該部
再加詳議如果臣言有據覆議題請行令河漕官益
修已安之運道大振久壞之漕規預止無益之工程

愛惜有限之財力庶國計人情永為便利等因又該
廵按直隷監察御史張憲翔題同前事俱奉聖旨工
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泇口之議起於都御
史翁大立蓋當黄河衝決之時漕運阻塞之後博采
羣議開陳此策一時人情洶洶咸謂舊河難恃本部
亦見頻年治河所費不貲而阻溺之患歳不能免既
經都御史翁大立題有前議相應及時查勘續為題
請荷蒙皇上軫念國儲特差臺臣勘議復因科臣查

勘功次再加叮嚀無非多方講求欲為國家建長久之策今該科道諸臣奉命查勘躬親探測謂泇口必不可開具題前來所見必真但事關軍國大計不厭詳細即令本部尚書朱衡奉命經理河工見在地方合候命下移咨本部尚書朱衡會同總理河道都御史萬恭虛心再加查勘務求的實果如科道諸臣所言難以開掘別無遺議徑自具題施行

萬歷三年工部覆止泇河疏

題為河身淤墊運道可虞仍開泇河以圖永利事該工科都給事中等官侯于趙等題據山東叅政馮敏功等呈稱行委兖州府同知等官樊克宅等會勘得自泉河口水面至性義嶺頂從低至高二丈四尺五寸又加挑下河身一丈共挑嶺頂深三丈五尺為止其嶺頂督夫試挑稍下即有砂礓俱用鐏钁鋤斫隨即碎起泉水湧浸又侯家灣水面巨石參差難以施工隨向陡溝至岔河口廻避處所下有伏石未能逆料

自性義河至岔河口共低四丈四尺總計泉河口空泥作隄之工十里琴溝以下開河全挑之工二十三里七十丈性義嶺掘嶺之工十一里七十丈嶺西開河全挑之工四里巨梁橋東因河挑空之工三十一里彭河以下隨河刷濬之工三十一里臺兒庄以下廻避至岔河口全挑之工十三里合用人夫并攔湖截水防潦築隄建閘建壩工料通共用銀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一百八十二兩一錢又據南直隸委官淮

安府通判蔡玠等會同探測估算大約自性義嶺至陵城湖上高於下自陵城至大河口下高於上合計窪地夾隄為河者該一百九十二里五十丈平地挑土成河者該三十七里零一百二十丈因舊河身而拓開成河者該九十八里其良城以至馬蹄灣石隱水底今放乾河水則河底板石露出計長五百五十丈共計河面濶二十丈底濶七丈估議石匠五百人夫三千名期以二年鑿深然皆非人所嘗試之工臨

期果否報完亦難逆料此外所可慮者則有大河口
倒瀼之淤山水暴漲之患今自大河口探測水平浪
石以裏頗爲窪下見今黄水灌入從此旁流溝渠分
洩入海山水自泇口而下至邳徐桃源率由東北以
趨黄河今開河欲遠黄流悉在諸湖之北誠恐開河
之後山水勢必奔湖計非横過運道無路以達建閘
修隄築壩防禦之策所不容廢也總計挑河築隄建
閘壩通共用銀二百六十三萬一千五百二十六兩

六錢一分等因到道該各道會勘與前相同總計工料共用銀三百九十七萬六千七百八兩零如果黄河必不可用故道必不可復國家運道别無他路可通則泇河雖有崎嶇之險勞費之大亦萬不得已而當竭力以圖之矣但今日之計既欲修治黄河以紓目前之急則力有所分勢難並舉其施為緩急之序非各道所敢擅擬也等因到臣該臣與工部郎中張純會同河道都御史傅希摯儹運御史劉光國親自

復勘得地勢水源開築難易大畧與該道所呈無異
諸所稱難亦人力可為非終不可成之事使此河果
有利無害或利多害少可以一勞而永逸則當斷以
不疑毅然舉行穿山鑿石夾湖改水築隄建閘百凡
艱難皆所不辭財用人力亦不足惜但臣等反覆思
惟作事當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為謀貴審之於始
而慮其所終我國家資河以為漕治河即所以治漕
也使河水安流漕亦永利又何必别為漕計今惟黄

河日益淤墊奔潰遷徙勢所不免兼之二洪為險茶城多阻皆自來為漕患者傳希摯目擊其艱焦勞為計因節年未定之議為通漕善後之策意以此河一開則清河以北夏鎮以南一帶六百餘里黄河可逺二洪茶城可避漕可恃以無恐策無便於此者若不論漕之大勢而止論一節不遍履地里始末而止據人言鮮不以為萬全之計也孰知今所慮者慮河之決也萬一南決淮揚則南無漕矣北決豐沛則北無

漕矣南北有一於此中間泇河一段將安用之不可
一日無漕則不可一日不治河也河乃漕之大勢治
河可以兼漕泇特漕之一節開泇亦須治河是治河
為急開泇為緩理勢之的然可見者也臣等詢之河
臣及瀕河居民僉謂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
河道無恙若於此段別創一河則逼近黃河其患易
侵即使高厚其隄亦難保其不衝與其創新河而倍
加隄防之費孰若仍舊河而獲不勞之逸是此三百

餘里者似無頼於泇當仍舊貫不惟省無益之作而落馬等湖黄水之滙與大河口倒流之淤皆不得為我害矣惟自徐吕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誠恐河衝蕭碭則涸二洪衝睢寧則淤邳河不得已而開性義嶺以通泇河又必使良城石不為險豐沛水不能衝則泇河二百里斯為全利藉此二百里之利以避二洪邳河之害方為得計此先年河臣建議止欲於直河出口者葢有見於此耳今仍議開至直河出口如

該道所估可費一百五十餘萬金與其通開五百里之遠利少而害多孰若止開二百里之近省費而有利之為愈也臣等竊以為直河而下斷在可已直河而上猶所當講者也特開鑿良城工力難以逆料改口直河尚恐有似茶城此又所當慎重而不可輕率者若遽請内帑輙興大工恐有後艱咎將誰執合無先用在官徭夫動支河道官銀用資犒賞先鑿良城石工以開難克之工程預修豐沛隄防以杜黄水之

東注俟二工俱有次第然後照依後開條欵議與前
工則始無輕舉而終可底績誠為思患預防一策也
等因具題奉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
得工科等衙門都給事中等官侯于趙等題稱會勘
泇河事宜自泉河口起至大河口止五百三十餘里
内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無頼于
泇斷在可已惟自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猶所
當為約費一百五十餘萬金特開鑿良城工力難以

逆料豐沛河決猶慮灌入要先甃良城石工預修豐沛隄防然後議興前工各一節為照治河無上策惟避之似為得策然亦在視為患之淺深權利害之輕重而已事當改作者固不可憚惜勞費計在久遠者尤不可苟延目前徐邳以下河身淤澱日高二洪水流無聲都御史傅希摯慮恐如近年邳河之變則咽喉梗塞故議開泇河以備不虞其為計至深遠也今據都給事中侯于趙御史劉光國等勘稱自直河以

下三百餘里斷在可已無容再議外惟自徐呂直河口上下二百餘里可開以避二洪邳河之害會計工程難易并合用人夫錢糧俱有成數及查原委各道府縣等官原議大約以正河有目前之患泇河非數年不成故以治河為急開泇為緩臣等再三思惟目今正河尚可支持若不早設預備之策是猶作舍道傍終無可成之日患至而憂無救于患所據二河工當並舉自不相妨再查傳希摯原勘良城伏石七十

五丈馬蹄灣不滿五丈共僅八十丈今科道諸臣勘得良城至馬蹄灣舊因石隱水底露面不多今放乾河水起去河面浮土萍草則河底板石露出總計有石之地長五百五十丈比原勘多四百七十丈所以議先鑿良城難克之功然後次第興工無非慎於謀始功出萬全之意相應通行議處恭候命下本部移咨河道都御史傅希摯一面督率管河副使郎中主事等官加意正河時常巡視某處縷隄𤰞薄當加修

築某處河身窄狹當築遥隄此外别有長策虚心講求合用錢糧俱於河道原額徐州洪儀真閘船税等銀從宜動支務堪保障一面另委能幹官員儘用在官徭夫河道官銀將良城伏石設法開鑿果見無甚艱阻即將前工照依後開條款次第興舉庶謀於其始而審則終可無悔計其所利者多則為無不成非徒漕道永賴而錢糧亦不致妄費矣

此二疏泇河不可開之故甚悉故録之

隆慶五年工科題止膠河疏

題爲漕河淤塞糧運艱阻乞開濬新河以便儲運以圖久安事據萊州府知府楊起元揭稱會同濟南等府同知等官牛若愚等親詣膠州麻灣等處南自龍家屯北至海倉一帶勘得龍家屯四里三十步水淺不過四五寸每日潮至不能打壩斷水難施挑濬之工店口三里有大沽河橫衝帶沙淤塞河雖挑深一遇沙淤前功盡棄韓家口六里二百四十步俱岡勾沙

石此處苦難徹水不便挑濬又准青州府推官張集勘得趙家口起至杜家口止長十餘里水深一二尺河底俱係岡勾石且有大者若欲深鑿極為費力自杜家口至吳家閘三里餘係小沽河口横衝細沙恐難填治吳家閘至譚家西南新口止共七里俱有淤沙岡石其沙皆係白河水帶來譚家西口至分水嶺共九里白河全無接濟旱則先乾澇則衝决又准萊州府推官岳凌霜勘得窩鋪分水嶺至楚家口十里

中多流沙楚家口至集臺灣五里有餘北岸現河口夏秋雨多即有大水帶沙入河冬春乾涸董家莊至陶家莊四里餘内有岡石一遇秋雨泊水湧入無雨則乾又據掖縣知縣趙欽湯勘得周家莊至秦家圈泊水衝開溝口數道值雨則泛漲無雨即乾涸並無泉源引導河底俱有沙石又據高密縣知縣李尚賓勘得謝家口至玉皇廟約一十一里至于閘内沙石相半挑濬工費比之他處頗大自謝家口起至楊家

圈止河岸水勢似有端緒説者謂新河可開或觸目于此耳又據黄縣知縣王中逵勘得楊家圈至新河閘面北之南邊一帶雖漸稍寛欲西引濰河但勢已近海引之無益况濰河地勢反下難以引入昌邑又居濰河下隰所當詳議又據滋陽縣知縣王琁勘得新河閘至海倉流沙壅淤難以行舟挑濬工程頗大新河閘係東省通衢凡經過見者起問此新河議開之端由于此耳又准青州府同知程道東等量得濰

河韓信壩口河中到於東岸高三丈四尺若濬溝徹水必幾四丈迤東間有高阜處所將不止於四丈矣濰水難引委為的確又准浙江嚴州府同知李學禮等帶同監生崔旦勘得分水嶺挑濬二尺之下俱是岡石五尺下即是縻沙挑之九尺六寸隨即坍去四尺緣縻沙力軟不能承載易於崩塌又據青州府同知程道東南陽府同知李元芳等隨同監生崔旦募夫到於分水嶺口迤東南老地周圍開鑿三丈有餘

上層至岸堅土四尺中層岡石五尺仍將岡石以下加挑四尺有餘俱是鬆軟縻沙旋挑旋墮工役難施等因到職該職勘得引水接濟雖東有大沽河西有濰河二水稍大亦係有源但一則南入麻灣口難以挽而西一則西隔百有餘里難以引而東若欲兩河通貫必深以六七丈使得兩平寬一十餘丈始免崩岸然經費非百餘萬程限非五六年不能成也其功可輕言耶等因到臣看得所呈中間恐有承委各官

踏勘不的担調虛文草率了事面同背異意見不協
遽難輕信又經案行守廵海右道叅政劉孝副使潘
允端親詣覆勘大率謂隣河無可導之泉建閘無可
蓄之水欲深鑿河身使海水南北貫通但分水嶺等
處較之海面積高六丈委難開濬不敢附合以干欺
隱等因到臣臣會同廵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梁夢龍
廵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覆勘得分水嶺係新河
命脉舊名王乾壩昔年王副使欲開河先於此相視

因悪王字與姓同乾壩乃無水識遂易云分水嶺至今土民猶呼王乾壩其實河岸俱有八九尺河身沙泥淤積較兩頭差高非岡嶺之嶺也募工鑿驗三尺以下皆岡石小塊無有頑石至一丈則皆流沙旋挑旋潰用力頗艱此處止有白河一道二三寸細水流入新河一股往西北一股往東南僅寛一步已經各官踏勘水源本來微細然新河之開須是借水以濟今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雖接新河即今乾

涸低處稍有積水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僅得一
線沽河停蓄之水有三五七尺亦多行潦漬積查其
源頭亦細况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以達分水嶺且陳
村閘以下夏秋雨滂水溢俱從此河衝入新河流沙
淤積為河大害前人云欲開新河當先治沽河不然
未受水利先受水害况敢引之而入乎縱使諸水可
引不論地勢不慮沙患然亦不過數寸之水安能充
足二百里全河之用執此以論諸河之不足資審矣

今人皆云新河易開者止見沿河一帶卑窪處積水有一尺二尺三尺者高淺處有二寸三寸四五寸者若將高淺處挖下則水自通深不知卑窪水積者以下流高淺壅滯故停蓄耳若將高淺處濬深則蓄水流行流則無源必竭安能積聚執此以論蓄水之不足恃的矣又因登萊二郡士民往返新河閘上見河形稍寛海水潮入一二尺遂謂全河皆然不知迤南十里餘河之寛狹水之淺深迥不同矣有獻引濰河

之策者濰河在高密縣之西離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高嶺五層難於挑引及量濰河東岸三丈四尺方與石平石高九尺方與水平即石岸甚高已難挑濬況道里甚遠高嶺甚多誠如各官所稱雖竭盡財力終難濟事執此以論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夫新河之開必借濟於旁支之水水既無可借河決不可開此有目者所共睹即執拗如崔旦輩視之亦俛首嘆息而已且崔旦昔年所刋海運編請以一九泥破之

東塞沽河西塞濰河今因無水又獻策東引沽河西引濰河及委踏勘濰河則又具呈回稱委實難引夫以一人之言而前後牴牾懸絶如此以一人之見而旬日之間悖謬如此則新河之説皆游談而鮮定論益彰彰著矣臣又籌之新河無水以濟無泉可引固矣然南北兩頭海水相接中間三百里河身又與海相通旁水固無可引海水獨不可達乎若將河身深濬廣開較海面更深數尺俾海水灌入停蓄亦可牽

引舟楫縱工力繁難財費浩大亦須估計的確開說明白以曉示後人以杜絶後議復委各官帶領打水平匠役沿河計算丈尺以憑估計據各官所稱南自陳村閘以至分水嶺積高二丈九尺八寸北自周家莊以至分水嶺積高三丈九尺八寸復委同知李學禮等并監生崔旦募工鑿試濶四丈長十丈深三丈五尺隨據學禮等囊沙回稱挑濬一尺之下俱是岡石五尺下即是㶟沙挑至九尺六寸隨時塌去四尺

此河絶無能為矣蓋麋沙力軟不能承載崩潰甚速流淤不常滲漏亦易故耳是新河以上視之水源不足既無盈尺活泉可以引濟則全河之血脉已澁以下驗之麋沙不堅又易坍塌乾漏難以持久則全河之軀腹已虧茲二者皆修河大忌也縱費帑金百萬開之何裨於用縱引海水數尺蓄之胡可以保則元史食貨志所載勞費而無成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王副使以後屢行奏勘而未興厥工者始得其

真矣再考元益都田賦總管于欽山水纂文云至元初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罷余嘗乘傳過之詢土人云此河為海沙所壅又水潦積淤終不能通徒殘人耳即此則彼時已議其非矣何今人之不審耶

萬歷四年工部覆止膠河疏

題為漕渠可虞議開新河以永裨國計事本部會同六

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堂上官六科十三道各掌印官尚書張瀚等看得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栻題稱南海口地方有積沙横絶中流已從古路溝另開十一里許以避此沙又議於新舊河水之交横建一閘俾浮沙不入北海口一帶築隄五百餘丈以約水障沙分水嶺一帶試開一處深至三丈以上運水甚難因而停工自王家丘至船路溝另開七里為一便路此處白河一道適當分水嶺之衝議建閘壩以遏

之仍引水為用及造船之式欲以侍郎王宗沐海船為準而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納水三四尺河海並行永永無患要動用原奏留銀三十萬其餘銀兩另行細估補發廵撫李世達題稱試過三工俱已的無可行潮水引泉俱不可恃乞將二臣回部管事廵按商為正題稱淖沙為梗海水難通及又揭稱淖沙難去丈尺難據工程難計沙石難去潮水不足恃引河不足濟海運難行乞命二臣回京河工即為停止

另請改議照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栻建議新河要捨
故河而尋便道在于匡家莊一帶開濬以通海為主
蓋兩海相貫則河渠充滿海舟直達於河由河復入
于海往來無滯誠為得策隨該二臣改議黄阜嶺又
改船路溝今却於分水嶺開試勘稱河形太高而海
最下勢不可通遂議及乘潮導河障沙造舟等事意
在多方求濟大約以兩頭所恃者潮南自麻灣以抵
朱餔凡五十里北自海口以抵亭口一百八十里皆

可通潮廵撫李世達郄謂南潮止及陳村閘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圈距海口六十里間或至朱鋪亭口者葢一年之內有大風迅烈潮流疾速則然不可以為常也且潮水倏焉而長倏焉而落落則未免守候躭延踰時况潮之所及為有限乎潮不足恃明矣又以中段所恃者張奴河至膠乃最下之地為秋潦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以時啟閉終不能使之

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至謂白河流沙為害議建壩二座以遏水之入而謂水流壩下引以濟河秋漲水經壩上則沙必與水俱入而謂内以停沙又皆臣等所未喻也河不足恃亦明矣兩海口地方各有淖沙至謂為淺沙客沙亦能為害全河長亘二百七十里内沙洲頗多自王家丘至船路溝七里雖為便路其下有沙與否亦未可知沙在海中者潮水湧進沙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疏濬所及沙必隨之而出雖

土沙中半土可蕩盡而沙則下沉日積日多愈挑愈有固非祛除所能絶亦非隄閘所能障也乘潮導河皆無足恃沙多水淺置舟則膠雖稍倹其制載糧三四百石亦非淺淺者所能勝也剥淺易舟建倉等議必將復起尚書劉應節亦謂善後之策難以逆覩竊恐所謂利者未必利而害將不止于什一矣國家舉事固不嫌於導河若無裨漕計亦奚以導河為哉今以百萬之銀驅數十萬之衆而希𡖋不可必成之功

殊非萬全之謀亦非二臣建議之初意也且尚書劉
應節原奉明旨會同徐栻等并該省撫按官虛心計
議先將難處開濬試驗果否的有可行令撫按官李
世達商為正俱各親到地方公同開濬試驗而執論
互異如此則劉應節所謂為而可成成而可恃者詢
謀原未僉同事體委多窒礙相應停罷以省勞費
此疏膠河不可開之故甚悉故録之

修鑿徐州中洪記畧　　四明陳穆

鑿洪匪以徼功不得已也嘉靖庚子冬河決亳州明年辛丑徐州雲集橋流塞於是百步洪漸淺舟楫上下悉有中洪而裏外二洪遂以湮棄顧兹中洪年久不用疏鑿𤇯施嶢石旁羅利於劍戟又其下多大石盤据横突隱見於波濤之間激飛湍而鳴雷霆者無慮數十塊舟一不戒而抃其上焉磨戛斯須輙敝壊而不救𡨋余不佞叨職兹洪目擊厥危每為嗟悼思有以鑿去之而未暇也適是歲冬河凍夫閒可以興役

廼召夫總甲劉福等諭意衆咸樂從今年正月癸未即毅然舉事募匠糾夫擊牲釃酒躬親勸督萬夫子來晝夜詵詵並手偕作諸凡門限中方等石剗削殆盡費銀凡四百兩是則請于萬安郭公守衡而動支本洪歲辦草束折色不絲粟干於民焉修鑿告成險阻以去洪流深緩牽路砥平一時軍民商賈翕然稱便鐫石而載之言聊以志歲月云爾嘉靖壬寅秋九月記

疏鑿吕梁洪記畧

華亭徐階

我國家漕東南之粟貯之京庾爲石至四百萬其道涉江亂淮遡二洪而北又沿衛以入白然後達於京師爲里三千而遥而莫險於二洪二洪之石其獰且利如劍戟之相向虎豹象獅之相攫犬牙交而蛇蚓蟠舟不戒輒敗而莫甚於吕梁吏或議鑿之其旁之人曰是鬼神之所護也則逡巡而不敢嘉靖甲辰都水主事陳君往蒞洪事惻然言曰古之君子苟利於民

則捐其身為之矧里巷之浮言其不足聽葢審而以罷吾所當為是厚自為而為民薄也遂以二月二十六日率其徒鑿焉衆亦聞君言以為仁也咸忭以奮閱三日怪石盡去舟之行者如出坦途於是洪之士民來請余記始君為諸生余幸識之常與言萬物壹體之學君欣然受焉不意其果能行之也余故因君推本而記之陳君名洪範字錫卿辛丑進士淛之仁和人

今將洪內鑿平獰石丈尺數目列于碑陰

第壹處飲牛石在洪上口北岸納水去處長柒丈叁尺濶柒尺高叁尺陸寸突出洪中最碍洪口凡下水船隻少失廻避必然粉碎今鑿去石伍百壹拾貳塊

第貳處瀨蝦蟇石其狀甚惡船隻難避原長伍丈濶壹丈伍尺高伍尺叁寸打去石肆百叁拾貳塊

第叁處壠子石如覆釜狀逆流碍舟長肆丈玖尺濶壹丈柒尺高叁尺壹寸打去石叁百貳拾伍塊

第肆處放緪頭石長肆丈捌尺濶壹丈肆尺高叄尺肆寸上水船到此船纜必須先放緪頭方不相碍少遲多致重損打去石貳百捌拾柒塊

第伍處飛簷石叄處如屋簷飛出之狀共長伍丈捌尺濶柒尺厚叄尺下水遇有微風船刮其上必然粉碎今已盡行鑿平去石叄百壹拾貳塊

第陸處門檻石在洪咽口兩崖激水急溜上水至此稍有不慎船即撞激衝淌今南北口各打去石貳尺

即今放船如履坦道

第柒處楊家林上首獰石共長柒丈柒尺濶貳丈高伍尺叁寸當洪灣曲迴溜之處下水船隻但遇猛風掃灣傷船實多今打去石貳百伍拾壹塊

第捌處楊家林下首獰石共長伍丈叁尺濶貳丈貳尺高肆尺叁寸今打去石貳百壹拾伍塊今已悉平

第玖處打舵石在洪中心碍洪傷舵常被撞沉今已打去圎圓仍餘大石叁處

第拾處暖泉石叁處在洪東岸轉灣之處破舟避難共長叁丈貳尺圍圓高伍柒尺不等今已打去石伍拾叁塊

第拾壹處磨盤石貳處在洪中心致水旋轉名曰磨盤船若至此夫力少有不加必致沉溺今已盡行打訖

第拾貳處螃蟹窩石叁百餘塊如犀蟹聚窩之狀每塊圍圓數尺高肆伍尺不等星分羅布當洪之中為

害特甚今分工打去大石玖百叁拾玖塊

第拾叁處滑皮石肆處在洪心每處約長捌玖尺濶陸柒尺高肆伍尺不等上下船隻挽timer傷人溺水今打去石肆拾捌塊

第拾肆處小轂輪石獰利長叁丈濶壹丈高叁尺今已打去

第拾伍處大轂輪石在洪心東岸廻溜之中下水船隻忽時遇風刮撞無不沉没石長伍丈濶壹丈陸尺

高伍尺今打去大小數輪貳處石共玖百捌拾叄塊
第拾陸處紅石頭當洪之中石極堅峻圎圓柒尺厚
叄尺柒寸一遇水漫船户廻避不及擦損沉漏無日
無之打去石伍拾柒塊
第拾柒處沓魚石峻峙參差為害匪細長伍丈叄尺
濶貳丈高肆尺貳寸盡行打訖
第拾捌處溜溝石在洪中長叄丈陸尺濶柒尺陸寸
高叄尺伍寸此貳石水乘石溜船若少不存意難保

衝激之患今打去石玖拾叁塊

第拾玖處牛角稍石在洪中迤南長叁丈貳尺濶捌尺高叁尺捌寸下水稍有不慎每每撞溺今打去石捌拾伍塊

第貳拾處黃石頭在大洪下口緊要兆水之石仍留未鑿

第貳拾壹處夜义石取其聳峙水中之狀圓圓約有貳畝尖高柒尺水落則突出洪中水漲則渰漫為忒

石勢險惡横絶廻避處所少有不謹日見破舟土人悲號痛楚慘不可言打去石尖肆尺其害悉平

第貳拾貳處等船石叁處以其水勢瀰漫之日舟必衝激至此沉沒有似等船之意故以名也共長伍丈濶許尺陸寸高五尺叁寸水勢泛漲漫淤船遇風抗或廻避不及船貨無踪今打去石峯叁尺俱已悉平

陳洪範記

又查得大明會典亦載其畧人弗之考耳

河防一覽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防一覽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河防一覽卷七

明　潘季馴　撰

兩河經畧疏

臣潘季馴謹題為遵奉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水利事據管理河道工部郎中佘毅中施天麟張譽管河兵備等道參政龔大器副使林紹張純章時鸞僉事朱東光水利道僉事楊化各會呈蒙臣劄付備仰職

等躬歷各該地方逐一查閱要見徐沛豐碭縷水及太
行長隄衝決者作何築塞茶城正河變遷由小浮橋出
果否成河崔鎮等決黃水泛溢正漕淤阻作何堵築徐
邳一帶長隄應否加幫宿桃以南應否接築老黃河故
道應否開復高家堰應否修築新城外一帶老隄是否
低薄或原基短促相應接築草灣既開復淤作何濬治
或應棄置仍復雲梯關故道黃浦口見今水從東決一
望瀰漫以致高寶揚州一帶淺阻因何不行築塞高寶

一帶隄岸有無足恃逐一詳議虛心講求或應修復舊
河或應別求利涉勿拘成案勿避煩勞上裨國計下奠
民生以圖久安長治之策畫圖貼說具由通詳等因蒙
此隨該職等前往徐沛淮揚等處督同淮安府知府宋
伯華揚州府知府虞德燁管河同知王琰蔡玠劉順之
并各州縣掌印管河等官逐一細加查勘從長計議看
得水性就下以海為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
運道民生胥受其病故今談河患者皆咎海口而以濬

海為工策則誠然矣第海有潮汐茫無著足不得已而
議他闢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
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另開鑿
必須深闊相類方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
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
來亦與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
可濬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
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職等竊謂海無可

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為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為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廹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黄決崔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為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黄浦等口而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

咎築隄為下策豈得為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工流既潰隄以旁決矣至於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趨於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强弩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既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職等故謂今日濬海之急務必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於是乎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

河各隄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黄不旁決而衝漕力
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黄力
專淮黄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
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内奔姑置
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
長隄以防其末流盡令淮黄全河之力涓滴悉趨於
海則力强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上流之
淤墊自通海不濬而闢河不挑而深矣此職等所謂

固隄即所以導河導河即所以濬海也猶慮伏秋水發暴漲傷隄職等查得呂梁工洪之磨臍溝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等處土性堅實可築滚水石壩三座若水高於壩任其走洩則水勢可殺而兩隄無虞矣至若寶應石隄之當復與夫下流支河之當疏揚州運河之當濬皆今時之切務所宜次第併舉而不可緩者也但前項工程自豐沛徐淮以至海口共長千有餘里自清江浦以至儀真共長三百餘里地

勢遥遠工程浩大一時錢糧未措人夫難集除前請發銀二十萬兩并截留漕糧八萬石一面先將豐沛縷隄太行遥隄及徐邳一帶縷隄酌量幫築桃清南隄併接淮安新城長隄乘時創築高家堰兩頭水勢稍緩先行築塞寶應湖先用樁笆修築土隄外其餘各項工程相應大加修舉者一面請發錢糧調集官夫買辦物料次第興舉務保無虞等因并將應做工程列款呈詳到臣據此該臣查得接管河道卷内先

准工部咨為竭愚忠陳末見以裨安攘事該御史柴祥題踏勘彭城淮邳等處某處河身淤塞作何疏濬某處隄岸窄狹作何展築某處下流可開支河則滌為數河以分水勢某處海口果有束隘則多方開通以達於海等因又准工部咨為敷陳末議懇乞聖明亟賜舉行以裨將來糧運大計事該御史陳世寳題開三義鎮引入新河縣北或出大河口或出清河縣西另開一河何者為便從長定議又准工部咨為河

患頻仍運道艱阻懇乞聖明亟賜議處以裨國計以奠民生事該南河郎中施天麟題要停運斷流大挑河身該部覆題動支官銀製造平底方舟長柄鐵爬躬親試驗如果挑濬有效先於淤墊最高處逐段濬去或大興工役應否停運仍將高家堰并朱家等口築塞至於高郵寶應隄閘多集減水大閘隄下多開支河俱聽從宜處置其黄浦口可塞則塞如另為入海一路可疏下流亦宜建減水大閘水漲則任其外

流水消則儘閘而止等因又准工部咨為河患愈深經治鮮效懇乞聖明特彰宸斷審機宜以圖匡濟事該工科都給事中劉鉉題䟽海口洩下流或濬草灣之口使之開廣或䟽雲梯關之淤使之復舊應開海口去處如鹽城安東五港金城一帶孰為利便并查小浮橋新衝之口可否濟運如有淺阻亦要設法開濬等因又准工部咨為披竭愚衷敷陳治河事宜以備採擇以安國計事該户科給事中李淶題要見安

東金城雲梯關等處某處地方堅實可以另開一河以洩河淮下流興化鹽城沿海廟道口新興場牛團鋪等處某處可以多濬十餘口以導射陽諸水入海相度計議的確陸續修舉其徐呂而下河身淤高之當疏老黄河故道之當復高家堰潰决之當築高寶湖平水閘分水河之當修俱聽詳估等因又該臣欽奉敕諭内開備查草灣口何為既開復淤及今作何開通全淮水何為南徙不復及今作何疏導徐邳河

身高並州城何以疏之使並黄浦崔鎮等口久塞無功何以築之使固及查諸臣歷年建議有行奏疏逐一勘議要見老黄河故道應否開復清桃正河應否挑濬高家堰寳應堤應否修築小浮橋新衝口可否濟運應否加挑又徐邳以上地形南高北下恐隄防一潰勢必奔流北徙將為閘河之梗亦要審其孰為正河孰為支河孰為合河或正而當厚其防或支而當殺其勢或合而當分其流一併勘議詳妥奏聞區

處欽此又准工部咨為新開海口復淤河患不測乞
敕當事臣工多方計處以圖永濟事該工科都給事
中王道成題行臣親詣雲梯關踏勘果否原係黃河
入海之口從前何以通流今日何以一線詳相其勢
明求其故仍自海口而上逐處講求及備查草灣何
將復淤作何開濬或另擇堅實之地多開數口以為
通海之路金城以下何以久不疏通崔鎮決口何以
築之使固桃源長隄應否修築高家堰應否修理老

黄河應否開復大端委官之言决不足憑務必躬親
底有真見合用錢糧應於何處動支原題請各官何
以處之使得効力一一籌畫妥妥等因准此案照前
事已經會案劄行各該司道逐一勘議誠恐轉委屬
官不足憑信該臣會同漕運廵撫右侍郎江一麟躬
親督率沿河荒度南邇維揚看得儀真東關歷石人
頭楊子橋三汊河直抵高廟止一帶運河淤淺實應
一帶湖隄圮壞黄浦决口淹及𦂳邑高家堰水射淮

揚清江浦長隄卑薄柳浦灣至高嶺無隄障禦西窮鳳泗看得全淮不下清口日益南徙北抵清桃看得崔鎮諸決水從旁洩一望瀰漫正河淤淺徐邳以上崔家口新河淺阻北陳一帶水行陸地僅盈尺餘東抵海口看得新挑草灣尋復淤塞今自清口至西橋一帶河流復通但不及故河十分之一自安東以下河身漸廣雖有淤淺未復全河然河水東下亦無阻礙隨處患害一一查閱明白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

同右侍郎江一麟議照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為喻而論為政則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黄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

水自然之性也胡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黄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黄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

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剥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為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為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

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源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别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

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内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黄浦口築寳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遥隄或葺舊工或剏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黄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説僅

可施之於閘河其黃河河身廣闊撈濬何期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崔鎮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滚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令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為性也決水乃

過穎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併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滚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黄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况黄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鄭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隷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

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
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
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
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
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
必至者臣等不暇遠引他證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
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滯去
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爲平陸此眼前事也又

何疑哉所據司道諸臣款議前來臣等復加叅酌似應允從伏望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俯賜俞允行臣等遵照及時興舉除工程夫役錢糧數目另本具陳外謹題請旨

計開

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等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黄浦口三

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黄水旁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為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湧為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者見在分投興築外其決至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伏候聖裁

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照得隄以防決隄弗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遠

則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真土類多
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
耳合無力監前弊凡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
必繹賈讓不與爭地之旨倣河南遠隄之制除豐沛
太行隄原址遥遠仍舊加幫外徐邳一帶舊隄查有
迫近去處量行展築月隄仍於兩岸相度地形最窪
易以奪河者另築遥隄桃清一帶南岸多附高岡但
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家墩古隄已壞相應修復下

抵馬厰坡地形頗窪相應接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
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遥隄一道不必再議縷隄徒糜
財力及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止為淮城北
隄除掃灣单薄量行加幇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
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
之水盡趨於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
隄相應再行幇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運如此則
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伏候聖裁

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衝查得先該平江伯陳瑄創開裏河仍恐外水內侵特建五閘設法甚嚴鎖鑰掌於漕撫啟閉屬之分司運畢即行封塞一應官民并回空船隻悉令車壩此在嘉靖初年尚爾循行故事制非弗善也奈何法久漸弛五閘已廢其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殆盡漫無啟閉是以黃淮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將見存四閘俱加修理嚴司啟閉俟二月前後糧運過完即行封閉惟遇

鮮貢船隻方許啟放仍行查復五壩以便官民船隻照舊車盤毋致曲狥使客致壞良規伏候聖裁

一議剏建滚水壩以固隄岸照得黄河水濁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間淫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為隄所固水不能洩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古城鎮下之崔鎮口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實合無各建滚水石壩一座比隄稍卑二三尺濶三十餘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滚出則歸漕者常盈而無

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而隄自固矣伏候聖裁

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為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濶但查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面濶二三里自安東歷雲梯關至海口面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止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

至云相傳海口横沙并東西二尖據土民李真等吐稱並未望見潮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况横沙并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碍河流故臣等以為不必治亦不能治惟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即所以治海也別鑿一渠與復濬草灣徒費錢糧無濟於事伏候聖裁

一暫寢老黄河之議以仍利涉照得黄强淮弱每每逼淮東注故議者欲復老黄河故道冀使黄水稍避髙

堰民塾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其真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今見存大河口窄狹不及桃清三分之一而三義鎮入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瀰茫築隄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況今桃清遥隄議

築則黄水自有容受崔鎮等決議塞則正河自日深廣高家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黄清江浦等閘議嚴啟閉新城北隄議行接築則淮安高寶興鹽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伏候聖裁奉聖旨工部看了來說

工部覆前疏

題為奉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利事該總理河漕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奉聖旨工部看了來

說欽此臣等看得治河之說紛紛持議並以深濬河身多開海口謂得上策不知海口本自深廣而不必開河身撈濬甚難而不可開皆縁未嘗親歷其地而徒得諸遥聞故聽其言則美施之事則泥古人云千聞不博一見正謂是也今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足遍口詢僉議詳酌而爲是六說曰塞決曰築隄曰復閘壩曰刱滚水壩曰止濬海曰寢開老黄河其所修置其所寢格俱目擊利害而非道聽之言庶同

則繹而非勿詢之謀葢隄防既固塞決又審水無旁
駃而正流自急沙隨水刷而海口自復此正以水治
水而不為穿鑿之論迂漫之談頃來治河之說未有
逾于二臣之議者也再照黄淮之性變遷靡常機會
之來間不容髮臨時酌處又存乎人如有善後未盡
事宜亦勿拘原議勿狃目前事小者徑自舉行事大
者奏請定奪務求至當以期永賴所有條請事宜相
應開立前件議擬上請定奪通乞聖裁

計開

一議塞決口以挽正河之水前件臣等看得今日水患所以為民生運道之蠹者則由河水旁決以致正流之漸微而流沙由此日積故塞決之工誠治河者切近之議也今都御史潘季馴等議要淮以東將高家堰等諸決口桃源以上將崔鎮等諸決口其在稍窄而工易者分投興築其或決濶而工鉅者一面鳩役集料相時聿舉良有補於河務相應依擬伏乞聖裁

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虞前件臣等看得隄所以防決防不固則決不止此勢之必然者然築隄之議甚久築隄之工常興而不見築隄之利者則以其失之卑薄或非真土及過于狹隘耳乃不察築隄之非善而遂病築隄之非計不已過乎今都御史潘季馴等建議築隄而有欲堅欲廣欲尋老土之論誠有見矣至於徐邳桃清歸仁集馬厰坡古城清江浦至淮安西門一帶或葺舊工或剏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

或應幇厚或應接築諸所等工皆經荒度所宜籌畫具審相應依擬令其次第舉行庶諸隄悉固而全河可恃矣伏乞聖裁

一議復閘壩以防外河之衝前件臣等看得右都御史潘季馴等所議為邇來淮河二水内侵裏河以致運道有碍者其原則在五閘圮廢漫無啟閉所致要將修復一節為照先臣平江伯陳瑄特建五閘正以防外水之反灌故舊制特嚴鎖鑰不時繕治懼有今日

之患爾今議要修舉蓋洞察其故恭候命下本部備行右都御史潘季馴等將坍塌四閘即行修復查照鎖鑰啟閉舊規俟二月終糧運過完即行封閉如遇鮮貢船隻方許開放仍查復五壩令一應官民并回空船隻於彼車盤如有勢豪恃強擅開者即便指名參究伏乞聖裁

一議剏建滚水壩以固隄岸前件臣等看得秋水淫漲兩岸為隄所固束其横濤怒浪靡得宣洩其勢不至

於他潰不已也今都御史潘季馴等條議於崔鎮口
陵城安娘城土性頗堅地方要各建滚水石壩一座
倘遇伏秋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滚出可免他潰之虞
於河渠隄防兩有便益相應依議伏乞聖裁
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前件臣等看得濬海之議
節該科道等官題疏本部覆行踏勘為是説者葢信
於傳聞謂海口隘窄復横沙淤梗不能容衆水之洩
以致上流溢墊此得於遥度者也今右都御史潘季

馴等足履口訊與得於臆說者殊異謂海口尚頗深廣橫沙遠不為害但得上流無滯沛然下趨刷洗日深衝突日廣舊口自復何水不容何必為是濬口之說以圖難措之功另開一渠以滋無益之舉乎此所謂外也相應議止伏乞聖裁

一暫寢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前件臣等查得先該直隸廵按陳世寶條議復老黃河故道本部覆行會勘今右都御史潘季馴等條稱有三不便之說且稱諸

工既以議行黄水自有容受正河自日深廣淮水自能會黄水亦自不為患以此自有四利較彼三不便故要行暫寢良於利害大較酌之審矣相應依議伏乞聖裁奉聖旨這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依擬都准行著他們悉心著實興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人員如有玩愒推諉虚費財力者許不時拏問叅治其未盡事宜及臨時事勢或與原議不合的也著陸續奏聞務求有益應用錢糧工部裏會户部

上緊議來

河工事宜疏

臣潘季馴謹題為條列河工事宜乞恩俯賜俞允以便經理事該臣會同漕運廵撫右侍郎江一麟議得工役繁興料理宜預官夫蝟集調度須周若不先為申明未免臨時舛錯除兩河疏築之議另行具陳外所有一二事宜不得不上煩聖聽者敬列條款擬議上請伏望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俯賜

施行臣等不勝感幸

計開

一議支放照得鳩工聚材出納甚瑣收掌銷算頭緒頗多稽覈不嚴必滋冐破臣與撫臣百責攸萃兼以閱視不常無暇躬親經理合無比照昔年邳工事例將請發銀兩俱解淮安府貯庫各工應給工食應買物料府佐等官開數赴各該分督司道官覈實給票赴兩淮廵鹽衙門覆覈掛號方許關支每季終該府將

粟類送巡鹽衙門比對號印數目相同發回附卷逓

候工完類冣造冊奏繳如有姦弊按法追究庶臣等

得以專心河工而錢糧亦易於清楚矣伏乞聖裁

一議分督照得河工浩繁道里遥遠若非多官分理不

免顧此失彼分工之後錢糧出入工程次第皆其首

尾遇有陞調等項若聽其離任則本官所分之工又

須另委補替文移往來便至逾月及到工所茫然無

措何以望其竣事而底績也合無俯念河工重大如

過前項相應離任官員容臣等暫留完工稽其勤惰別其功罪請旨處分方得離任庶人心專定覬覦不萌而事亦責成矣伏乞聖裁

一議責成照得州縣正官職專親民故民易驅而事易集也奈何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管河官如贅疣即以分司部屬臨之蔑如也妨工僨事實由於此日今大工肇興諸務叢脞若非責成各掌印官鮮克有濟合無興工之後一應派撥夫役買辦物料俱以

責之各掌印官躬親料理仍選委賢能佐貳管押夫役赴工不許將陰醫等官搪塞如有仍前玩愒派辦失宜以致夫役逃散物料稽遲該工司道官即時參呈以憑奏治事完之日仍與管理河工諸臣一體分別題請施行庶事權歸一人無推避而大工自易矣

伏乞聖裁

一議激勸照得各工委官除府佐縣正外其州縣佐貳府衛首領及雜職陰醫義民等官或管領人夫或措

辦椿埽或運取甎石或打造器具衆務紛紜如臂使指但各官出入泥淖櫛沐風雨艱辛畢萃殊可矜憫有功而薄其賞誤事獨重其罰此人心之所以懈弛而事功之所以隳墮也合無工完之後容臣等逐一精覈如有實心任事勞苦倍常者俯賜破格超擢中間間有劣陞王官等項准與改擢其陰醫等官原有部劄冠帶者厚加獎犒如係義民准照題給冠帶榮身仍與陰醫等官一體免其本等差徭庶人心爭奮

而百事易集矣伏乞聖裁

一議優恤各工夫役計工者每方給銀四分計日者每日給銀三分而本籍本户幫貼安家銀兩有無聽從其便茲亦不為薄矣但貧民自食其力衝寒冒暑暴風露日艱苦萬狀縱使稍從優厚亦不為過合無每夫一名於工食之外再行量免丁米一年容臣等出給印信票帖啗編之時許令執票赴官告免州縣官抗違許其赴臣告治如此則惠足使民民忘其勞矣

伏乞聖裁

一議蠲免照得淮揚河患頻仍民遭昏墊稱最苦者如淮安所屬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安東鹽城鳳陽所屬泗州揚州所屬興化寶應徐州所屬蕭縣十一州縣者一望沮洳寸草不長凋敝極矣適今大工興舉用夫頗多舍近取遠隣封未免有詞而此中流移貧民亦頼做工得食少延殘喘應派夫役既不容已應輸賦税復加責辦實為繁苦合無軫念災極民窮

姑將前十一州縣本年見徵夏秋起運錢糧特蠲一半行臣等揭示通知俾催科少寛人樂趨役伏乞聖裁

一議改折照得大工肇興費用不貲帑藏空虚既難搜括閭閻窮困又難加派臣等反覆思惟無可為處萬不得已輒有非分之請而非所敢必也臣等竊聞太倉之粟可備八九年之食積愈久則粟愈朽故官軍之情有不願本色而願折色者稍加變通未為不可

合無暫將今歲漕糧除淮北及河南山東照舊兑運外其淮南并浙江等省姑准改折照例正兑每石連耗米輕齎折銀七錢改兑每石連耗米折銀六錢即以五錢給軍正兑尚餘銀二錢改兑餘銀一錢兑運停止官軍應得行月糧俱可免給以正額解京而以餘銀并行月糧留發河工支用總計可得九十餘萬兩以運軍應得之數而濟國家大工之需在内帑無支發之煩在閭閻無徵派之苦在朝廷為不費之恵

在河工免缺乏之虞而在工諸臣亦得悉心疏築可無顧此失彼之慮所謂兩利而俱全者也臣等非不知近該科臣建議奉有明例但錢糧浩繁時當詘乏舍此則惟有請發內帑耳故敢冒昧陳請伏望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可允行河工幸甚臣等幸甚伏乞聖裁

一議息浮言臣等竊惟治河固難知河不易故雖身歷其地猶苦於措注之乖舛而況於遥度乎但勞民動衆之事怨咨易興而往來絡繹之途議論易起至於

将迎之間稍稍簡畧則以是為非變黒為白者亦不可謂其盡無也憂國計者以急於望成之心而偶聞必不可成之語何怪乎其形諸章牘也而不知當局者意氣因而銷沮官夫遂生觀望少為揺奪隳敗隨之勉强執持踈逖難達其苦有不可言者伏望皇上俯垂鑒照容臣等殫力驅馳悉心料理寛臣以三年之期如有不效治臣以罪伏乞聖裁奉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為條列河工事宜乞恩俯賜俞允以便經理事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奉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稱工役繁興官夫蝟集若不預先申明料理之方恐臨事舛錯將河工八事條列前來誠於漕計民生有裨除蠲免一事咨戶部徑自題覆改折一事會同戶部議覆所有支放等六事相

應開列前件議擬上請定奪伏乞聖裁

計開

一議支放前件臣等看得大工所費不貲出納之際若不嚴加稽覈則冒破之弊難保不無今右都御史潘季馴等要比照邳工事例將銀兩貯之於淮安府庫各工應給工料府佐等官將數赴該督司道官覈實給票仍赴廵鹽衙門掛號關支每季終該府將原票類送廵鹽衙門覆覈倘有奸弊從重追究則關防嚴

而奸蠹革河漕二臣不至分慮而錢糧亦靡有虛冐矣相應依擬伏乞聖裁

一議分督前件臣等看得往年分督之官往往遇有陞遷則竟自代去以致錢糧不明勤惰無稽如是則人心在事多存規避之私苟且塞責曾無忠事之謀因肆侵漁所不可保望其底績也難矣今右都御史潘季馴等議為河工浩大要多官分督倘本官遇有陞調留待工完將經手錢糧并其勤惰稽查明白方許

離任委于責成良便恭候命下本部備咨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將見興河工畫地分官管理本官自委之後雖遇陞調不許擅離候工完之日將經手錢糧稽覈明白分別勤惰奏請處分方許離任督撫衙門仍將承委官員姓名陸續移咨吏部暫住陞調候工完施行伏乞聖裁

一議責成前件臣等看得潘季馴等議將河工料理物料責之各州縣掌印官管押夫役委之賢能佐貳如

有玩愒該工司道衆呈奏治事完之日仍與管河諸臣一體分別題請一節為照國家以河務為急特設大臣以總理于上又設司道官以分理于下所以重其事權也邇來有司以秦越視河患以贅疣視管河之官至如分司部屬具奉有專敕而有司視之蔑如雖經屢次申飭而故態自若即有棻牘之行輒置之閣束其間部臣稍欲盡職則有司羣然詈之為生事百爾阻頑反欲假此以取風力之名故本部輒差司

屬則輒苦于抑氣含鬱動有掣肘為慮夫號令不行則施為何展無惑於妨工僨事也故責成之請誠有洞於往轍激于時態而言之也誠如所議則事權不分而推避靡容相應依擬合候命下除本地方兩司守巡官各有專職自行督責外本部行令司屬官凡供事河工者倘州縣掌印官照舊玩視于案牘之行輒置高閣不即奉行致誤工程者即一面呈本部一面呈督撫衙門以聽叅奏處治決不姑息伏乞聖裁

一議激勸前件臣等看得潘季馴等議稱在州縣佐貳府衛首領雜職義民等官要行激勸一節為照國家所以鼓舞人心令趨事而不懈者以賞罰之明也故懸千金之賞令轉鉅石即傭夫亦超距而奔彼有激爾令在工各官其出入泥淖沐櫛風雨勞苦萬狀而不大懸賞格何以令其畢力而終事邪激勸之典似當亟議伏候命下本部備咨都御史潘季馴等候河工完日將供事官員查有効勞實蹟者分別等第題

請超擢中間如有劣陞王官等項亦准改擢或從另
議優處其陰醫等官重加獎犒如係義民給與冠帶
榮身仍與陰醫等官一體免其本等差徭于激勸之
大機良有得也再照管河之官惟隷于河渠諸所轄
司道或怪其接見之不常而不諒其承委之甚急或
恠其差遣之不趨而不諒其一身之難分往往是非
枘鑿有此以為極賢而彼以為不肖者有此署上考
而彼置諸劣等者以致輸勞竭力之輩俛首呑聲遲

疑埋怨傍觀者徒付之不平而督河之臣亦有無如之何者以後凡一應管河之官其賢否悉以河臣為主他轄上司其於考語不過註曰管河而已候河工既完仍復照舊如此庶毀譽不致失真而從事者不至疑畏矣伏乞聖裁

一議優恤前件臣等看得右都御史潘季馴等條稱各工夫役冲寒冒暑暴風露日艱苦萬狀要每夫一名於工食之外量免丁米一年出給印票遇審編之時

告免如有抗違許其告治一節為照河工夫役既備嘗艱辛則從厚優恤亦不為過今各官條議前來蓋深得于惠足使人之義相應依擬伏乞聖裁

一議息浮言前件臣等看得往年治河迄無成功者雖由于措注之未盡協宜亦本于議論之太多以阻之也蓋當局而任事者甚難旁觀而論事者甚易矧河變靡常即身親其事者方爾旦暮矛盾興置頓異豈可得而遥度邪且人情不一是非未必得其公所見

不同議論未必得其當敢于任事者不免于任怨而言之出于怨口者豈足聽也謀不見用者多幸其無成而謗毀之言將何所不至哉轉相告語熒惑聽聞當事者奪于鑠金過憂者揺于三至即有神禹之智恐亦難于展布矣此右都御史潘季馴等有息浮言之論誠為有見伏望皇上俯念河工重大專委責成勿惑于浮言勿阻于羣議以後除治河諸臣倘有欺隱大弊及推諉不肯盡心茍完目前遺患於後者許

言官訪實照常叅劾外其餘但有條陳治河利害之疏雖各效其一得之忠而衆言淆亂要必折以真實之見本部未敢遽為題覆悉行河漕二臣勘酌可否明白具奏或有窒碍難行聽行寢格如此則治河之臣可無臨事掣肘之虞而本部亦免於瀆聒聖聰之罪矣伏乞聖裁奉聖旨河工事重必須委任責成乃可期效今後分督司道及承委等官都著潘季馴等開送吏部暫停陞調通候河工完日總論功罪大行賞

罰若有才幹不相宜的即便遴選具奏更調推諉誤事的不時參奏處治毋得避怨姑息自誤大事其各委官賢否但以該管河道官為主别道俱不許干預其餘俱依擬

勘估工程疏

臣潘季馴謹題為勘估兩河工程乞賜早請錢糧以便興舉事據管理河道郎中佘毅中施天麟張譽管河兵備等道參政龔大器副使林紹張純章時鸞僉事

朱東光水利道僉事楊化各會呈前事蒙臣劄付備行職等親歷各該地方逐一相度除河患源委疏治事宜先行具呈訖今將職等估計過各項工程合用錢糧分理官員派調夫數逐一會計明白及稱錢糧無處要得題請破格蠲發等因列款呈詳到臣案照先為前事已該臣等會案劄行各該司道勘議過疏治兩河經畧緣由前來另本具題外又經催行細估工程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漕運巡撫右侍郎江

一麟議得北自豐沛南抵瓜儀蟺蜿一千餘里中間應築應塞應建應復工程不遺尺寸當此極敝大壞之時欲為一勞永逸之計若非重費豈能有成所據司道估勘銀兩官夫數目臣等復加算覈委不可已伏望敕下該部再加查議題請速賜俞允行臣等遵照施行地方幸甚

計開

一議錢糧照得河工募夫計土論方者築隄方廣一丈

厚一尺為四工每工給銀四分計日者每日給銀三分徭夫日給銀一分風雨量犒此歷年議工之成規也但土有遠近力有倍省工難處所量須加增以均苦樂至於合用料物樁草𥿄麻柳稍灰鐵之類俱須查照時價難以律論但當嚴加稽察勿滋虛冒除徐沛碭山行縷二隄并徐邳睢靈宿遷兩岸幇隄𠜇築歸仁集隄桃清接築新隄高家堰與淮口支河先共估銀二十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二兩三錢八分已經

工部題奉欽依動發南京户兵二部銀二十萬兩并
留漕糧八萬石除前工支用外約該剩銀一萬五千
六百六十七兩六錢二分相應聽作後工支用今估
計得崔鎮決口共長一百八十丈中段水深一丈二
尺兩頭深淺不等俱應築根濶二十丈頂濶十丈計
用人工椿草𦉊麻等料該銀一萬兩黄浦決口先就
上流斜築計長六十丈水深一二丈不等應築根濶
二十丈頂濶十丈計用工料銀六千兩填塞原決長

一百六十丈該用工料銀四千兩應展月隄自徐州
玄黄二舖計長八百五十丈根濶五丈頂濶一丈四
尺高一丈二尺每丈計三十八方四分共三萬二千六
百四十方計工一十三萬五百六十工該銀三千九
百一十六兩八錢應築遥隄南岸自靈壁縣張字舖
起至邳州果字舖止長九十八里北岸自呂梁山空
連築至邳州直河止長七十五里桃源古城起至清
河獾墩止長一百二十里共長二百九十三里計五

萬二千七百四十丈應築根濶六丈頂濶二丈高一丈二尺每丈計土四十八方共二百五十三萬一千五百二十方計工一千一十二萬六千八十工該銀四十萬五千四十三兩二錢内查沙墊土難在邳睢各界約長二十里桃清各界約長二十五里二處計長八千一百丈該土三十八萬八千八百方每方量加二工該加銀三萬一千一百四兩加椿草等料該銀八百九十兩古城下崔鎮口桃源陵城清河安娘

城三處各建滚水石壩一座每座工料銀三千兩共銀九千兩淮城北隄自大王廟起至柳浦灣止四十五里零長八千二百五十二丈四尺加幇根闊二丈二尺頂闊一丈一尺高六尺每丈計土九方九分該土八萬一千六百九十八方八分計工二十四萬五千九十六工四分該銀七千三百五十二兩八錢九分六釐又自柳浦灣起至高嶺止四十餘里實長六千四百九十六丈七尺剏築根闊四丈五尺頂闊一

丈五尺高六尺每丈計土十八方該土一十一萬六千九百四十方六分計工四十六萬七千七百六十二工四分但取土甚遠遍野虚沙尋距五里挖至丈餘者若一槩論方給銀恐難濟事共估銀三萬三千七百一十兩五錢五分清江浦一帶運隄南岸自王卿家起至壽州厰止長二千二百二十丈北岸自月河口起至許嶺家止長八百八十丈各加高三四尺濶一丈四五尺不等共計土二萬二千一十方計工

六萬六千三十工該銀一千九百八十兩九錢內北岸一帶缺口計用樁料該銀四百八十六兩修復通濟閘并塞天妃閘該用工料銀一千兩修復板閘清江福興新莊等閘各加石六七層不等共該工料銀一千四百九十兩四閘各閘月河打壩截流該用銀五百兩修復仁義等壩約用銀五千兩寶應湖隄自六淺起至氾店止長三十里添石修補工料該銀八萬九千五百七十兩沿隄設減水閘六座每座工價

銀五百兩共銀三千兩下流應開支河如興化縣白駒丁溪二場鹽城縣新河廟等處各應挑深濶丈尺不等共計夫工該銀二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兩揚州河自高廟至楊子橋計長五千八百二丈應挑深六七尺不等共計夫工該銀一萬九千四百四十六兩五錢儀真縣自東關至石人頭止計長四十五里量加疏濬該銀三千五百兩舊例管工員役各有廩糧府佐每員日給廩糧銀一錢二分每員各帶書辦一

名日給口糧四分州縣佐貳首領等官每員日給廩糧銀六分省祭陰醫義民老人每名日給口粮銀四分約該銀貳千兩以上總括之數大約如此至於工程難易料價低昂裒多益寡截長補短容臣等隨時通融計算要在節縮不至虛糜而已通共該銀六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六兩八錢四分六釐除前支剩銀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七兩六錢二分徭夫減省工食銀一萬五千兩揚州挑浅并白駒丁溪鹽塲新河

廟等處支河議動巡鹽衙門銀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兩外尚該銀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二十三兩二錢二分六釐臣等查得河道歲額錢糧山東南直隸原無餘積每遇年例修築東那西補甚至縮手待斃以至因循誤事追悔莫及止有河南一省見貯銀一十九萬餘兩而彼中河工緊鉅如梁靖口黃陵岡孫家渡趙皮寨銅瓦廂等處築隄防決費用不貲剜肉補瘡勢難那借合無俯念大工緊急破格議處准照臣

等所請改折將正額解京餘銀留工支用庶爲不費之惠如有不可乞照都給事中劉鉉題請內帑支發道貯淮安府庫聽司道官查覈赴巡鹽御史處覆覈關支伏候聖裁

一議分督照得工程浩大道里遥遠若非多官分理畫地責成不免顧此失彼今議徐州北岸自呂梁洪至邳州直河止一帶遥隄七十里該海防道叅政龔大器總管自桃源縣古城以下遥隄六十里并塞界內

缺口及建陵城滚水壩一座該淮北分司郎中佘毅中總管自桃源界至清河䍦墩止遥隄六十里并塞界内决口及建安娘城滚水壩一座該添註管河道副使張純總管自徐州南岸玄黄二鋪月隄并靈睢界内遥隄五十餘里及建崔鎮口滚水壩一座該徐州道副使林紹總管自睢寧界内遥隄四十餘里并築歸仁集隄三十五里該潁州道僉事朱東光總管修復淮安板閘至新莊閘共四閘修築裏河兩隄并

新城北一帶幫築新舊隄及塞黄浦口該水利道僉事楊化總管外興鹽支河先經該道呈允行各縣掌印官開挑仍應該道查催築高家堰中段塞天妃閘朱家口開復道濟閘修築趙家口迤西隄岸修復仁義等五壩該添註管河郎中張譽總管修築寶應一帶土石隄并建減水閘及挑濬揚州至儀真一帶河道該南河分司郎中施天麟總管以上司道八員均分八大工每司道一員分督府佐二員計用府佐一

十六員每府佐一員分督州縣佐貳首領陰醫省祭官十員共用一百六十員聽臣等於所屬地方掄才調取如員數不足及各官間有經手要務妨占者容臣等於附近省分有司内查有幹濟素著者另行具奏調用分工之後大小官員俱要悉心經理縱有應理公務止許工上幹辦不得擅離工次工完之日通將效勞官員分別等第及怠玩誤事者一併題請處分以昭勸懲伏候聖裁

一議夫役照得前項工程一時並舉約用夫八萬名內除量調各處徭夫七千五百名外今議派淮安府所屬募夫二萬七千五百名揚盧鳳三府各募夫一萬名徐州所屬募夫一萬名滁和二州共募夫五千名內有災傷及衝繁州縣聽該道官酌議減免應得工食照常支給仍行各該掌印官按籍派募如將無籍之徒應名塞責以致臨工逃散者容臣等指名參究

伏候聖裁奉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為勘估兩河工程乞賜早請錢糧以便興舉事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奉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右都御史潘季馴等議稱北自豐沛南抵瓜儀約有一千餘里欲圖久遠不拔必須重費財力今將勘估過銀兩官夫數目欵列前來誠為一勞永逸之計相應照欵開列前件議擬上請定奪伏乞聖裁

計開

一議錢糧前件看得夫役工有難易之不同物料時有消長之不齊若一槩取必而授之值則虧苦者有不均之嘆而人情競詭於趨避矣今該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議夫役工難者加增毋令苦樂不均物料照時估價仍要嚴稽冒破委於國計民生有裨相應依擬除勘估崔鎮等處一帶塞決築隄諸項工程合用工料要留改折餘銀支用一節臣等已經遵

旨會同户部議覆奉聖旨這漕糧改折不獨以措支
河工費用亦可因此以蘇息東南之民速再議停當
來説欽此欽遵隨該本部移咨户部徑自再議外伏
候聖裁
一議分督前件看得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議
將河工自徐州北岸起至儀真止内一應築隄塞決
諸各等項工程分為八大工以司道郎中等官總管
每司道一員分督所屬府佐二員每府佐一員分督

州縣佐貳首領陰醫省祭等官十員各行幹理工完之日要將各官分別功罪題請各一節為照河工浩大北自豐沛南抵仄儀延袤一千餘里非多官分管未免顧此失彼今河漕二臣將本工畫地委官分管條議前來誠得專委責成之意相應依擬恭候命下本部備咨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將分工委官事宜除原議總管官楊化施天麟奉聖旨拏降另行外其餘各照議施行如委官不足并中間有要務

妨占難以離任者即於附近省分有司內查有幹才者調用自分工之後大小官員俱要實心幹事務期底績如有應理事務止許就工幹辦不許擅離工所以致妨事工完之日將管工官員查有勤勞實績及怠玩誤事并賣放夫役者分別等第一併題請處分伏乞聖裁

一議夫役前件看得前項工程浩鉅必藉夫役之多以集事若不分按雇募則恐一時短少以致妨償厥工

今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議所用夫約八萬
名除量調各處徭夫七千五百名外議於廬鳳淮揚
徐滁和各府州酌量雇募内於災傷衝繁處所則聽
該道酌量減免條議妥當相應依擬伏候命下本部
咨行右都御史潘季馴侍郎江一麟即將前項所派
夫役仍行各掌印官按籍雇募工食照常支給如有
將無籍之徒搪塞以致臨工逃散或將老弱不堪者
充役誤事及不先時預爲募處致臨時缺少或虚冒

夫役名色志在侵漁者司道等官不時查覈呈請河
漕衙門指名叅奏以憑重處再照前項河工地里遥
遠夫役星散若不嚴加點閲則虚實無從稽考合無
行令募夫府州縣各掌印官選委廉能官員部押赴
工明開某官一員押夫若干名每夫或三十名或二
十名編為一隊如内有躲役影射者令互相覺察本
隊夫役即時禀明押夫委官委官具呈管工府佐追
提如有本隊互相容隱不舉者查出并治並不准工

伏乞聖裁奉聖旨依擬行

河防一覽卷七